



闲话

## 与一棵凤凰木对望

□ 宫佳

这是一棵高大的凤凰木，羽状的绿叶子，迎风飘动。

住在五楼的我，常常与这棵凤凰木对望。“叶如飞凤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，这就是凤凰木名字的由来。

说这棵凤凰木高大，一点也不为过，它的树冠已经越过五楼，直逼六楼而去了。想来攀高是它的志趣，虽说高处不胜寒这话，有些让人觉得寒冷，可我却看到，这棵凤凰木乐在其中，没有丝毫寒意。

我看着她的一片片叶子伸向露天阳台，浅尝辄止，并不深入。茂密的叶子中间，时不时地落下几只小鸟，大鸟仅仅一两只，很有曲高和寡的味儿，它们傲慢地落在凤凰木上，巡视着这绿色的树冠疆土。

小鸟往往成群地落在树冠上，有多少呢？呵呵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真可谓小巧玲珑。有句话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它们呀，可比麻雀小得多，精致得多。

鸟儿虽小，嗓子却不小，三五成群，叽叽喳喳，乐乐呵呵，一点不懂忧愁的样子。

每天的清晨，都是在这些小鸟的鸣唱里醒来，这是不必买票的音乐会呀！

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只红嘴蓝鹊飞到凤凰木上，长长的蓝色尾巴在树叶里，忽隐忽现。我拿出手机，想拍一个视频，可是，它非常的机敏，张开翅膀就飞走了，只留下一个背影给我。

我很纳闷：我明明是很小心的呀，为什么就惊动它了呢？要知道，红嘴蓝鹊是很少见的，能拍下它的视频，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呀？

后来想想，物以稀为贵，就是因为它的珍贵，所以，它才格外小心吧？

凤凰木上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鸟儿，绿绿的叶子，还有红红火火的花儿，一簇一簇的，远看，就像着了火啦！

偶尔，凤凰木上会垂下来长长的

果荚，褐色的，果实饱满，凤凰木一年四季都是绿绿的，果荚就隔三岔五地露露脸。

我曾捡到从凤凰木上掉下来的果荚，有一个手臂那么长，很沉很沉，那简直就是放大版的豌豆荚。我把它当工艺品搁在客厅里，侄子来串门，把它当成一把宝剑，在客厅里舞来舞去的，颇有少侠风范。

侄子说：“凤凰木应该能招引凤凰的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等哪天真引来了凤凰，我一定拍下视频，到时，一鸣惊人。”

侄子说：“我第一个点赞。哈哈。”

凤凰木要是真引来了凤凰，我院子里的凤凰木就出彩啦！

于是，我动不动就想起这几句笑谈，私下里，还真的盼着来一只凤凰呢！不过，来一只红嘴蓝鹊，也蛮好的啊！

院里有一棵高大的凤凰木，真是乐哉、美哉！

## 一条绣花枕巾

□ 王辉

老王每天蹬着三轮车，走街串巷收购废旧物品。这一天，老王收工回家，发现车上多了一条旧枕巾。老王想不起这枕巾是怎么跑到车上的，便拿起来看了看，只见上面绣着绚丽的朝霞，波光粼粼的大海和战舰上的水兵。老王一下被深深吸引住了，凝视良久。老王曾经是一名水兵，风里来浪里去，这样的场景他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老王不由触景生情，感慨万千。

老王非常喜欢这幅图画，如获至宝。当天晚上，老王头枕着它，心绪起伏。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海上的战斗情景，耳畔又响起那熟悉的水兵之歌：军港的夜晚啊静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……老王这样想着笑着，倍感亲切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老王至今未娶，无儿无女。打那以后，这条枕巾便伴着他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。

这一天，老王将枕巾拿到太阳底下晾晒，这时来了一个妇人，惊呼：“这是我的枕巾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可找到了！”

老王说：“凭啥说是你的。”

“这枕巾，是我倾注了多少心血，一针一线绣的，我一眼就认得。那天大风骤起，把晾在阳台上的枕巾吹走，就再也找不到了，我真是太大意了。”

“我凭啥就信你的话？”

妇人说：“这枕巾用了多少种颜色、多少根丝线我一清二楚，右下角还绣了我的名字桂莲。不信可以当场验证。”

听到这儿老王只能忍痛割爱，说：“我相信，枕巾是你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”

桂莲接过枕巾，异常激动，喃喃地说：“这枕巾是我专门为他绣的，他非常喜欢我的刺绣。”

老王忽然觉得里面有故事，便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。”她说着一脸幸福的回忆，“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深深相爱。那时候，我快要临产了，他在南海服役。”

“哦。好幸福的一对……”

“就在他请了探亲假准备陪我生孩子时，部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，去执行一次海上救援任务，他主动要求参战……”妇人说到这儿停了停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她哽咽了：“在那次抢险战斗中，他牺牲了……为了纪念他，我绣了这条枕巾，每天晚上枕着它，好像他就在身边。”

老王听到这儿，心猛地一紧，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哪个部队？”

当她说出丈夫的名字和部队番号时，老王突然激动地喊了声：“原来你就是老陈的妻子！”然后啪地立正，向她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她一愣，说：“你是……”

老王说：“我是老陈的战友，那次战斗我也参加了，他表现得非常勇敢，他是我们的好榜样。”

“啊，你是老陈的战友？”

老王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。咱俩还一起合过影。我这就拿给你看。”

老王说罢转身回屋，很快拿来一张旧照片。

她看着照片，眼泪又夺眶而出，说：“是老陈。那时候，你俩都还那么年轻英俊。”

老王便说起那难忘的战斗岁月，说起跟老陈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说起战友情。

她也说，老陈生前每次写信都要跟她讲部队里的故事，她对部队充满了感情。

你一言我一语，共同回忆往事，越聊越亲切，越聊越激动，一见如故。

老王又关心地问：“嫂子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

她说：“一个人带着孩子。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信念始终不变。”

老王听了非常感动，说：“你真是我们的好嫂子。”

有了这次相遇，两人便有了往来。老王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母子俩，她也常帮老王缝缝补补。时间久了，两人有了感情，但都只是将爱默默埋在心底。

数年后，儿子长大成人。在儿子撮合下，两位老人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结婚那天，老王将那条枕巾做了一番改装，镶在镜框里，挂在客厅中央。老王动情地说：“老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桂莲姐的。”

美食

## 人间至味狮子头

□ 陆漪

央视“家乡至味”栏目推出了扬州狮子头，精致的制作工序，红润油亮的狮子头在翠绿青菜的掩映下，不断催生着我大快朵颐的欲望，而记忆中的餐桌往事也变得鲜活起来。

狮子头，又称大肉圆，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。但是儿时的年代物资匮乏，一般到过年时才能有解馋的机会。父亲做狮子头，我自告奋勇充当伙头军，在土灶内添柴加火。印象中，父亲将买来的肉洗净，切成片，然后左右手各执一把菜刀开始有节奏地剞肉，直至剞成肉糜。用一大盆把肉糜装入，切碎的葱、姜、食盐和料酒也倒入其中，打上两个鸡蛋，加几勺生粉，用手拌匀，肉糜也变得黏稠起来。接着，往铁锅内倒入小半锅菜油，待油煮沸后，父亲左手捏一把肉糜，左右手配合，将肉糜麻利地团成一个个圆球，轻轻地滚进油锅。狮子头刚跃入其间，四周立刻油沫泛起，诱人的油炸香味扑鼻而来，渐渐地外壳发黄了，父亲又一只只捞起，放进旁边的大碗内。闻着那香味，我们有时候忍不住伸手去摸。父亲一眼看穿了我们的小心思，马上制止道：“狮子头里面还没熟呢，待会儿烧熟以后才能吃。”待狮子头全部煎完，就被回锅红烧煮透。到了饭点，父母留几个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，剩下的则要细水长流，毕竟那是难得享用的美食。

狮子头历史悠久，据说它的“远祖”是南北朝《食经》上所记载的“跳丸炙”（见《齐民要术·炙法第八十》）。传说是当年隋炀帝带着嫔妃随从，乘着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时，“所过州县，五百里内皆令献食。一州至百舆，极水陆珍奇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。杨广看到了扬州的琼花，特别对扬州万松山、金钱墩、象牙林、葵花岗四大名景十分留恋。回到行宫后，吩咐御厨以上述四景为题，制作四道菜肴。御厨们在扬州名厨指点下，费尽心思终于做成了松鼠桂鱼、

金钱虾饼、象芽鸡条和葵花斩肉这四道菜。隋炀帝品尝后，十分高兴，于是赐宴群臣，一时间淮扬菜肴风行朝野。

到了唐代，随着经济繁荣，官宦权贵们也开始讲究饮食。有一次，邨国公韦陟宴客，府中的名厨韦巨元也做了扬州的这四道名菜，并伴以山珍海味、水陆奇珍，令宾客们叹为观止。当“葵花斩肉”这道菜端上来时，只见那巨大的肉团子做成的葵花心精美绝伦，有如雄狮之头。宾客们趁机劝酒道：“邨国公半生戎马，战功彪炳，应佩狮子帅印。”韦陟高兴地举酒杯一饮而尽，说：“为纪念今日盛会，‘葵花斩肉’不如改名‘狮子头’。”一呼百诺，从此扬州就添了“狮子头”。

作家汪曾祺对狮子头做法的描述很是地道：“肉肥瘦各半，爱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，要‘细切粗斩’。如石榴米大小（绞肉机绞的肉末不行），荸荠切碎，与肉末同拌，用手持成招柑大的球，入油锅略炸，至外结薄壳，捞出，放进水锅中，加酱油、糖，慢火煮，煮至透味，收汤放入深腹大盘。”他认为，“狮子头松而不散，入口即化，北方的‘四喜丸子’不能与之相比。”对于肉的选择，他提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配比，适应不同口味，这和他的“顺应自然本性，各随其情，不能要求整齐划一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而在狮子头的原料中加入了荸荠，不仅改善了口感，而且又有了药膳的功能，看来这才是标配。

名人们的经验之谈激起了我做狮子头的勇气，根据他们的描述我改进制作方法，精耕细作之后的狮子头口感果然大有改善，儿子由原来的皱眉摇头变为频频点头，老公也表示让我再接再厉。我忽然觉得汪老的话很有道理，“折腾吃，得有满满的烟火气，才有生之乐趣。”品味家中茶饭，尝尽至味清欢，家人们愉悦的神情正是我的欢欣和幸福所在！

诗苑

## 醒来的月光

（外一首）

□ 杨清海

醒来的月光  
凭借一生清白  
把夜点亮

苍穹下的山峦  
与我并肩而行  
冰封的大地  
过客，如飘雪妙曼

不远处的小木屋里  
琴声从窗口漫出  
把寒冷的寂寞驱赶

风吹开尘封的往事  
在冬的漩涡边缘  
风景忽明忽暗

赶往春天的路上  
种下动听的月光曲  
一枚太阳在心间舒展

### 茶壶轶事

汤圆，  
有人刻意把你装在茶壶里  
其实，碗和盘更适合你  
无法看清主角的脸色  
也不便展示自己

分明十分优秀  
却要偷着哭泣  
永远的遗憾  
让别人误解到勿容置疑

错位有时违背伦理  
生活需要小心翼翼  
如果茶壶要装蒜  
茶叶，  
只能望壶叹息